



^ 16  
2844  
2





門 16  
號 2844  
卷 2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四

誥命

中書左右丞相

左丞右丞相同

朕聞賢者輔君則君德備倍焉何哉蓋家宰之職出納王命若使出納非宜則君德虧矣出納合宜則君德張矣然何止出納王命而已矣其進退庶職亦為重要所以庶職為重要者為分理天下之多務若多務理則民之樂苦曉然矣既知民瘼之艱辛必使之無艱辛矣於斯之道豈不君德備倍焉若為人臣異此道而他強為則眾職臧否不分事多繁而不舉則

早稻田大學  
1925.10.3  
藏



君德虧矣然用人為易惟得人為難若欲必得其人  
必見之於行事今爾某國之舊臣施設諸事已有年  
矣今特命爾為中書某官當夙夜奉公上美  
皇天之昭鑒下契黔黎之仰瞻使陰陽和而四時序  
均調玉燭海內晏然蠻貊來賓朕與卿等同閱熙熙  
皞皞之年豈不偉歟今承朕命當崇乃功廣乃業為  
邦之柱石亦爾嗣之陰隲安得不賢智者歟爾宜懋  
哉

左右都督誥

同知與  
僉事同

朕惟取兵者必機樞而智圓謀出不測氣果而剛心

勇而斷忠義凜然務他不及之筭懷仁人以觀勞苦  
令三明而復五申信衆而無惑臨事之際功必賞罪  
必誅若將者能備此五事所向孰敢當先然將之道  
不但行營於敵如是其守承平之將尤為難之夫行  
營於敵乃兩軍相加謂形影俱見不難也若禦侮防  
姦於承平其事密其機隱非慎忠時刻機心無罅觀  
形察色以辯朝野何足以掌內外之兵若居是職者  
知貴而忘忠知忠而忘備知備而忘機知機而忘斷  
知斷而忘謀雖知謀而忘筭縱事有成猶謂僥倖若  
加以酣歌夜飲以士則失教諫之方以隊則無知虛



實之數設若有警則五事靡矣若堅五事夙夜匪懈則朝野之姦縱有之亦當斂迹朕於斯之大用掌天下之兵必欲兵期于無兵豈輕授職事於無智者爾其  
祖百開拓之功  
兼兩朝謀頗達特命為大都督府其官爾惟懋哉

御史左右大夫誥中丞

君居九重上古之君無中古之君置之然上古之君無九重之隔故有易於耳聰目明而乃天下治其中古之君禮有出警入蹕之威儀及其居則九關之要禁似乎幽遠人莫可易見却乃天下之事達於國事則明修而刑政自後之君法九重之制而居之兼九

關之要禁備果幽遠而罕見也天下之事雲屯霧集於外內不可得而達所以天下未真於斯三等之君皆有說焉且上古之君出入無警蹕之威儀九關之要禁何哉於戲當斯世之時元首之明股肱之良亦由民淳風厚而若然其中古之君起居否上古之君制威儀險要亦事理而天下康寧因何務而然也蓋爵人以官寄之以耳目如天之執法也所以施行者何在繩愆糾謬申綱理目使彛倫攸叙井井繩繩所以天下康寧為斯道之立今朕有天下其制禮如前朕之德薄才疎與古指王甚相遠矣然惟在設官若



官爵得人則九關為通衢之事進天下之事達矣若爵以非人則假九關為虎豹之縱橫為由則二下閉塞矣於是廣訪多搜他無賢良獨爾其非愚下之才特命爾為御史臺某官爾惟懋哉

太常卿誥

少卿同丞  
敕亦同

祀神之道大所以古人於此虔恭寅畏特專職以典掌之使壇場淨牲牢潔不敢有怠備奉上下也今之設官與漢唐同官職太常所供之事其理亦然凡達人智士居是職者自以為萬千之幸而至斯地焉故夙夜在公必欲周旋於上下神祇之左右又必欲使

神悅福及將來何故以其大祀無如國之祀至尊者惟

天地是也人於世若敬之豈不萬幸者也若愚而不知者將以為泛常無夙夜在公之心以神明日無視而為無怠多而敬少非獨一身而不福又必將來不佳於斯之道可不慎選其人而責任之今爾其明習禮儀恪勤匪懈故命爾為太常某官爾其懋哉

戶部尚書誥

侍郎同

昔君天下者首建倉廩府庫於斯建者備精糧藏金帛以待祿給度職者也然而必設官以司之且古稱



天子富有四海斯言既出永世人云可謂惠驕愚之  
君臣何哉蓋斯言似理而實阿以其德隱而道微故  
也言富有四海而為四海用所以民為命而供君君  
為民而集給此所以道德也其似理者何以其盡海  
內以供之豈不臣有者乎此言富之理也實阿者何  
所以姦人若至君之左右使掌之動以富為首言則  
君悅富而妄費不問民瘼之艱辛若賢臣必欲致君  
知民瘼之艱辛當敷奏府庫之儲集乃曰民脂民膏  
若妄費則道德虧矣若奏以艱難謹以出納則府庫  
倉廩有餘庶職祿備而軍足食民無橫科則國之常

經定大道張君德美矣於斯之職古今慎選賢能以  
職掌之天下戶口之增減尤當備知而冊朕於此職  
可不重乎今特命爾某為戶部某官於戲量入度出  
毋復擾民至公無私永懷朕命爾宜懋哉

禮部尚書誥

侍郎同

昔聖人之馭天下也必先彛倫而攸叙立條置目綱  
以張維之冊書曰令頒布臣民使遵守之則富貴貧  
賤有別長幼咸安若去此道而欲天下安未之有也  
故重其禮者蓋為國之治道非禮則無法若專法而  
無禮則又非法也所以禮之為用表也法之為用裏



也昔漢初會中有以劔刃柱者因是而叔孫通以綿  
 蕪而制周旋使百辟皆循軌度以成列方乃儀表上  
 下朕法前代特設官備禮協和人神務得通今古傳  
 群書明於禮而善周旋者乃為是任今朕命爾某為  
 禮部某官爾勤點諸儀使不失其節則汝佳焉

兵部尚書誥侍郎

兵始黃帝列聖繼之而君軍六諸侯軍三軍大將率  
 之左右副將副之裨偏二將參贊之其諸戰將則為  
 隊長之於是乎張九伐之威天下定民樂康然將之  
 微有警則命行者也其軍之資給功過之等第必有

屬焉故立兵曹以總繁務所以務者甲仗精旗幟明  
 刃必利兵行糧草為之先橋梁舟車為之堅前期使  
 道清傍無斃人則軍士神清氣爽勇倍且雄於斯之  
 設非忠良之士奚稱此曹之任若忠良之士必以軍  
 為國之大事凡皆有備而無用然畧無因公託私肥  
 已害民之偽如他非忠良者必假軍務為重事假公  
 營私一日干犯憲章伏罪而瞋目身家及焉致於軍  
 國之事非失機則誤矣故於兵曹之任人不可不重  
 擇也若得其人兵備修明使天子威加海內真安黔  
 黎必得人而後已朕今法古以爾某為兵部某官於



戲識山川之險易辯地理之邇遐嚴烽燧之分明豈  
不慮危於居安之道哉爾精勿怠

刑部尚書誥侍御

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則民樂從者衆否從者寡  
天下治矣然聖人之心必欲使天下人皆爲善而無  
患其樂天之樂其思治之心切故又張刑制具以齊  
否從者旣而法行則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則民從善  
愈臻否善者無於是乎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  
良寰宇氣和天地清寧可謂咸亨於戲相繼之君臣  
罔知大道務小惠而傷大德特簡刑以治之法不如

前故姦者得以恣肆良者含冤而受暴是後歲月彌  
深不法者衆如法者鮮矣欲必治之不可得而速成  
也若以斯君臣言之心非不道蓋慮淺而見薄亦欲  
天下治耳不期倒治也然於此可爲世之大病於國  
可以沽名於當時之一氣耳斯在聖賢不若是於已  
必濟之以世雖萬古可爲也非聖非賢小人姦人則  
不然矣何也若非聖賢必見淺而識薄所謂謬矣小  
人姦人則是非非是其害於家國身及焉所以及家  
國身焉者何謂以是非則君與民良者受謗而禍所  
以受謗禍者何謗者謗君禍者禍民身家者謂執法



者不法于憲而伏非自覆而家喪此所以身家者也  
 又國有大病而可畏者一所謂病者謂愚仁人者也  
 愚名名者皆是也云何蓋愚人仁不仁愚名治名名  
 斯所以為國大病莫甚於此者矣故治國者必擇人  
 以治刑朕於此欲必以人而執法若非仁人執法則  
 國務繁由此而生必仁人則可爾某僉曰可今特授  
 爾為刑部某官爾敬慎體道哉毋偽焉

工部尚書誥 侍郎

昔聖人也樸民俗亦厚制不飾華六曹之設內工官  
 居數中之一耳其所司之工者皆無異伎國無奇役

然而工務雖簡其成也必精其廢也必急其故一舉而  
 無再為一廢而無復造所以民逸者多勞者少因是  
 而官賢稱君聖德今之人受職任事則又不然矣凡  
 臨事之際必因公而役私因私以弊上於國則不利  
 與民為害是有人神共怒禍及身家待往有之未嘗  
 有福臻而愆消者也然罪者已往存者復為是不隔  
 禽獸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選人在福民之福固國  
 以奉天地是以前賢能體君心而以務事工得家保  
 而國昌今朕設工部實法古制特以爾某為工部某  
 官當敬事信工無弊上下咸合汝貞良哉



欽天監令誥

少監同不與  
監丞救亦同

兩儀奠安中含萬物惟人最靈天有日月星地有山河海君於其間則父天母地然人之父母言能教之獨天地不言以垂象告之則人君欽畏之所以黃帝立人以司之宵晝仰觀俯察不匿而報若忠君愛民之臣斯稱厥職若非其人則君失欽若昊天之道釐誠無所知此其所以重在任人然非曆數之精專識氣候之否泰尤為難之於斯之道必熟於算者可異於常術者佳特授某為某官於戲罷寢而露月星非益而暴赤日機察九泉而俯厚坤力雙睛以目霄漢

慎哉毋怠

翰林承旨誥

學士  
修撰

侍讀  
應奉

侍講  
編修

學士  
俱同

侍制同

自漢以來惟賢志者得與君同遊稽其所任之事則宰國朝之典章凡侍左右必慎容儀致禮節於上若言則闡先聖之威德堯舜之道統無稽之言不語故職名曰五經博士以今言之則翰林院官之職是也於斯之職非博通今古已身已修已家已齊善惡之人美惡口無擇言行無類迹古人以此數事而能之乃得陞是任而輔君弼仁以踵先聖先賢之事若否安得居此任而同君遊乎朕今特以爾某為翰林某



官爾當一前人之道助朕未知則揚名者矣

國子祭酒誥

太學之設無知古稱但始自漢唐所以設此而教君之嗣責臣之子故立名曰太學既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又官稱官稱曰何曰祭酒司業博士助教皆有肄焉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也吾說似非而有理焉且仲尼昔人於世務德仁人無疆暴而不殺凡出第入孝謹以事君流今皆經而書歷代崇其德而先師焉然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之其名曰祭

酒所以祭酒之職潔牲牢淨厨竈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吾甚愧而不通斯說未然今必以奠先師而名吾方諾不然則非也况子曰祭神如神在所以祭必謹之若以孔子生之禮祭則相去既遠而莫可考以今時之禮孔子之如生又非仲尼之生禮不過時宜而已矣然不可不謹以時宜依期而奠焉今特授爾其爲國子祭酒爾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神以對神則冥宣鑒知庶不負委令之意爾惟懋哉

太僕寺

卿誥

少卿同與丞教亦同



昔人問國之富即數馬以對者何蓋事在戎其戎始  
 軒轅其馬載甲士代涉勞備邊禦侮足折衝斯力之  
 大斯功之美可不愛育乎所以古人先馬而後錢糧  
 故數馬而對馬之功不但備戎事耳若使君有道則  
 馬之力牽犁耜駕糞車闢沃田其利甚焉所以古  
 重之者為此也歷代相沿皆設置長養者使擇地利  
 之可牧節水草之多寡必寒暑縱放以時其群孳之  
 際必健健而配弱弱而應色辯毛而歲明齒使強弱  
 異處群飾以名則君用無選擇之難官於斯務此道  
 者豈不智者乎若縱放不以寒暑牧養不節水草失  
 調而致嬌乘不遠而乏齒毛不辯強弱混淆及其用  
 也誤事失機其官可謂得罪莫大矣今朕群馬既多  
 公廳曰寺爵官首者為寺卿少卿寺丞等欲備前理  
 道之事而牧養之以爾某職某官爾夙夜毋怠以稱  
 朕委令之意爾惟懋哉

漕運使詰

同知與副使同  
判官敕亦同

漕運之設啓國名家之良法也何以知其然民有已  
 供入府庫者官欲他給而移之則漕運者行焉若江  
 海者必帆巨舟假天風可刻期而抵所在若道由河  
 淮則操輕舟用便楫假天風加人力半之亦期而可



至其所於斯之設豈不便於國事而興起焉若居是  
職身律法張於上無瞞於下無虐身立而名家出矣  
朕所謂良法也謂用力少而致重多故如是而言何  
也假以陸路轉運較之於舟楫之舉則百夫可代陸  
路十千人之艱辛其所擾者少其所安者衆生民得  
遂其生豈不良法也凡任此者非忠君愛民之士不  
可使之行今朕將欲用人而求之惟爾某僉曰可今  
特授某官爾往毋怠以政來聞則功錄焉

尚寶卿誥

少卿同與  
丞敕亦同

寶乃乾符也昔列聖握而統寰宇故為神器特謹以

示信然非忠勤無偽之士安可職於尚寶者耶今命  
爾某為朕尚寶某官爾當宵晝慎恭使事密而隱機  
潛而深方可周旋於左右爾其敬哉

內外衛指揮司誥

使同知  
衛鎮撫

僉事

二戶

百戶同

軒轅平蚩尤以制兵列聖相傳而有軍職焉所以軍  
職者禦侮防姦朕雖薄德敢不效先聖而安衆度爾  
某職某官今特授某官既承朕命夙夜毋怠以稱斯  
職爾惟懋哉

功臣度子誥

古者賞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



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已後於洪武七年朕於殿中秉鑑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氣壯當群雄擾攘之秋披堅宵晝提三尺之鉞鋒帥六軍而四出其野宿風食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杪鏖戰於猛士叢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且朕有天下諸庶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古者宗子承之而食祿其後庶子無所存活者有之所以朕為諸功臣庶子恐後無依故敕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儻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姦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內或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憲章果能慎守律於承平若或遇國之患難而忠義凜然威風大張則功並已之尊長者其享福之期必與國同堅今以某官某庶子某為某官使知前人受賞功之由而夙夜在心方稱任焉欽哉欽哉

都指揮使誥

指揮使與同知僉事同

昔聖人制兵禦侮職其人者非忠果之士不用焉所以用斯者近鎮腹裏遠守四夷其當時之將與士卒同苦樂之不一圍爐夜坐統扇料敵制勝機無暇時故有中國奠安四夷賓服所以為士卒者樂於戎行以



二教養如法也所以教養如法者何夫教明旗鼓知  
無使進退熟而刺劄便弓之弛張箭之端曲甲堅  
兵利騎勤習而知戰此其所以教之能者也養者何  
養謂不奪其給不已勞而勞不閒而閒使有而有不  
致違禁此養之道也或云當時之將居邊陲而臨重  
地先知地理之易難布斥侯於要害專烽燧而告部  
下備內姦外出外姦內入毋中敵間斯數事周密雖  
與敵旌旗相望彼安可輕得利而歸曩者之將備若  
此之爲方磐石國家今朕一寰宇倣古人法守在四  
夷設都指揮使司總方面之兵非如前人豈稱委令

爾某兄前功在冊今特授爾某處都指揮使司某官  
爾往欽哉

承宣布政使誥同參政

昔者二帝三皇之設官也爵分五等列國天下使守  
其土子其民世世祿給焉惟周諸侯不法爲秦所有  
秦監周事遂罷列國爲郡縣而治之斯法也制也自  
漢承而行唐宋皆然元蹈中國體之然也郡縣之多  
寰宇之廣其中書不能一一總其事又設方面大臣  
流其職理方隅之務所職之名漢曰州牧刺史唐因  
之宋改而曰安撫元亦改名曰行省此皆歷代總郡



邑而專方隅者也邇來朕有天下更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朕命也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張陳之也所以政者軍民休戚國之利病所以使者必去民之惡而導民之善使知有畏從於斯之職可不重乎若非其人則方隅之軍民失所仰瞻若得其人則方隅之事軍足食民樂耕其鰥寡孤獨不失其所焉不但如是而已則朕雖菲才德必張矣國家磐石矣朕於斯廣訪多搜人皆愚下之愚稱朕之意者杳然今某處承宣布政使司缺某官爾其歷事有年僉曰可朕特授以某處承宣布政使司某官往欽哉

王府武相武傳誥

古者諸侯王居方隅列土雖有多少之不同其設官匡政則有大夫相傳之職職必文武備之所以用文武者文以臻善啓德武以耀武揚威然居安之時武相或傳則不專操其兵事在衛官若入宿值日其士卒之數有無或如否常法則相傳點聞分明毋使晝勤而夜惰其相傳如忽有警則出爲主將傳與指揮副之入不預兵止懷韜謀以控姦頑是謂設武相之道在斯若非忠良而毅果豈稱是任爾某從征多戰開拓有功特以爾爲某國相傳當精衛護之道永王國昌爾家慎



哉

提刑按察使誥副使與僉事同

古者致太和於寰宇遂生民之休息政在列國天下爵分五等授法諸侯使世守而繩不律則天王以時而狩兼考政也當時事簡民安故獄無囚滯之徒野無怨聲自秦併之後設郡縣以治民官無世守之心乃有剝削之貪因若是自漢唐宋以來皆設糾察之職分道以鎮覈之若比古則不如然得人以任猶為美治今按察司之設豈輕授非人以靜方隅而振綱紀也斯必得人使權豪斂跡姦元潛蹤是其人也朕今以爾某為某處提刑按察司某官爾其敬慎無私公被一道吉哉

各處知府誥同知與知州同

昔君之育民也體天地之造化欲萬物得其所感享故列土以官之使有德者永世祿及子孫於戲當時之君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得聖人稱謂德相稱也然當時之臣自列土之後人不入賢非賢昭然矣何以見之且列土者使子其民祿及世世而稱小國之君無乃不才者非其所有而有斂取無厭有十年而削土者有之有三十年而泯號者有之有二十年而覆



命者有之有五十年而祿及者有之當斯之際賢不  
辨曉然矣自周以下秦併六國之後罷列土爲郡縣  
歷代因之其司牧之官無永守之條故有銓選連年  
又未得人然非君不得人由人負天君民也所以君  
知報而君天下臣知報而名賢天下民知報而樂於  
天下若君知報報天命也所報者立法治民若不知  
報非君天下如臣知報報君命而又特報民也臣所  
以特報民爲何謂祿出於民若爲臣而不知報君則  
非臣天下若不知廩祿出焉而報民則非爲民上於  
天下若不知報君而未審何功而官若不知報民亦  
未審何勞而食祿若功勞俱無却乃官祿其身古  
未之有也今命爾某爲某官當立身務政必欲知報  
以格

皇天之昭鑒往署毋怠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五  
書

與元幼主書

皇帝特問元幼主曰自伊父子北往至今每有人來  
皆稱流離無寧衣食艱辛未知是否誠如是當較之  
於知命者方乃可全不然東趨戰而西歿民喪已成  
之士馬圖不可得之資非善保者果若不信昔者彼  
居和寧朕發六軍捲甲趨三千里之戰果曾獲利乎  
以此觀之當為已戒而自存可也朕與彼本為勍敵  
何以書教之莫不似乎有詐不然古人得天下豈盡



滅人祀決不如是所以繼絕世舉廢國是也曩因彼  
先皇知天命而北往遂得善終且中國實漢朝之故  
地胡本不可久居今我朝炎運方興之時若違天命  
而來犯恐自就囚也即目買的里八剌非昔日買的  
里八剌近二年以來語言自能發潛民間見為牧童  
彼若來取即當發還誠不有謬今遣使特問至當審  
之

與元臣禿魯書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禿魯曰上古君天下及名世者  
至今歷數興亡又非止一人前者元失其馭羣盜暴  
作爾元君昏臣權終不能定朕乃平之以致更元社  
稷鼎治黔黎今已七年中國頗安且曩者兵戍北塞  
遣將安邊不期耿指揮好殺貪汙是致同人而異志  
乃有小雪千等畏死北往實朕用人不當非來歸者  
不誠今耿指揮累受刑責法尚未已爾諸人還曾知  
否只此可見朕之本情何如昔者朕被妖人逼起山  
野不過匹馬單戈那有百萬之衆今也諸番入貢朕  
擅中國之富戍兵百萬軍民樂用以此觀之朕非誠  
可動神人乎爾聰明宜詳審達者識之  
天命有歸人不強違此順



自也今遣使記問餘不多及

與元臣乃兒不花書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乃兒不花爾遣人大同來言欲於平地駐札意在臣順於我却慮前日犯擾邊民又恐不容朕思果有此論是何言哉孰不知古人之治天下惟是安民而已豈有懷私讐以傷物命且爾等本元之臣彼幼君流離沙漠餘氣尚存爾不得不聽命爾前日犯邊各為其主爾何慮哉去就之機在乎識時今者入國觀光誠與不誠亦在於彼記至彼中若有知運者使上觀乾象下察人事自取避凶趨吉之道不亦美乎爾其圖之

諭元幼主書

大明皇帝記諭大元幼君曰順

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如是非新造之語自古無千載國家亦理之常也且君之父子當主中國之時兵多將廣尚不能自持其權以致上等兵多者意在奔操懿温中等者頡頏日廢生民下等者東送款西歸降剥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曾一歎今而誰何者歟以今日之事君尚迷如酒酣昏若重寢所以不省者何蓋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被



通挾今之衆壯弱不過一萬流離邊境意圖中興君之神謀予不知何如耳君能自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八千騎欲與全中原相抗予又不知輕重若何予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中權時自爲或得善終何以見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一百餘年養育之久生齒之繁以此恩此德觀之未必至於便終此亦天理之常也君若不悟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於彼禍福有不可測者矣昔君在應昌棄下皇子南來已經五年潛養鄉野今聞奧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儲嗣未有故特遣咸禮等護送前去庶不絕元之祀君其審之如不答而不省禍將不遠矣

與元臣秃魯書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秃魯近者聖保自爾營中歸所云爾心意在不屈而不順將以爲守中道而爲良臣吾不知果然乎若如其云爾不成者有四又將不得其死甚不遠矣何以見之且爾素爲元臣累效力於王家釁隙一生君臣彼各又將三年矣以人臣論之凡爲人臣君有難爲臣者不守君而自處遠方此臣



耶逆耶此不成之一也方今彼元運終天命不留幼君昏而邪正莫可知爾若固相而不離左右久之非爲讒所殺其流竄遠方有不可逃不成之二也即目孤處沙塞步騎不滿萬數部下者口無充腹之食體無禦寒之衣人將散而爾獨不能居不成之三也若嚴號令律士卒使饑寒逼身不敢旋足吾又恐爾爲部下所戮不成者四也果如吾言不得其死明矣當此之時不知勒石於何庭垂名於何冊以此觀之則忠順兩亡其爲丈夫之志歟小人之迷歟有此者悔之晚矣若以吾所言以爾所自度力不及他無往則開心助我豈不待爾如勳問不多及

與驢兒書

記諭元臣驢兒三月間罕帖木兒火者歸言爾見於長峪駐扎又起營東北然此將軍果能終身事爾幼主乃世間之美事忠臣之道人神共願者朕恐爾事有不得已若入人彀中柰何當此之時忠不能顯乃枉姦惡之名惜哉今爾所守疆封與吾邊將旌旗相望甚不多遠若不通一介之使則恐將軍他日有進退兩難是爲丈夫於世乎無機若通信使進退自由則有無窮之樂若不從昔言他日幼主一失爾群



臣中強者自立弱者從之即為臣下之臣以莫名論之美耶奪耶不然強者自立有不服者必驅兵以并若乃力不及兵為人所有命為人所害妻子星散身膏草野比通一使進退自由吾不知此孰丈夫之智耶愚耶將軍若聽吾所言則結我為後着他日遇難則來依是其時也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五終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六

勅

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等

古有移民之道為產少而食多所以狹鄉之民產少業薄者被遷至所在使得其安生理且厚可見昔君養民富國如是誠為良法也前者胡運衰豪傑起蕩廢中土民不聊生朕與卿等帥六軍東保江左二十有一年立綱陳紀平荆楚定吳越中原席捲將如律民無犯華夷一統惟淮甸沃壤盡為蕭疎前者移江



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使各農田而實地以壯京畿  
恐斯民之衆下人不能馭特留卿等督責其事而提  
調之近聞南安侯俞通源惰事弗勤闢田之役擬作  
三月通筭日工一夫止闢四分皆不及半畝於斯情  
狀未審何如方今霜天在邇正當二麥種下之時若  
一夫不及十畝則通源有異方之行必遼海之外未  
知悅乎卿等開國老臣特示以利害惟卿督責之是  
便

諭岐寧衛經歷熊鼎知事杜寅西涼衛經歷蔡  
秉彝甘肅衛經歷張訥等

勅爾西行務持漢案以便來聞其餘蒙古行移從其  
自擇近知彼中事簡文案不繁爾甚清閑即目秋高  
露墜結而爲霜衰草連天又將飛雪蔽野若不諳練  
暴入其方則肌膚爲之折裂若欲樂是方度酷寒惟  
狐裘可禦然此物塞地胡人之常服也卿奉勅塞外  
未及備行今遣使馳驛齎衣往賜作禦寒之用設若  
備寒不固又不可輕取上下紊亂憲章貽笑後世卿  
當篤聽朕言善保歲寒九年春交者至爾歸面聞  
諭征虜將軍曹國公李文忠副將軍濟寧侯顧  
時及諸侯等



前者孟秋勅爾舟行代將軍穎川侯等歸以解風霜之勞八月穎川侯已還自爾去後至今又三月矣即目季秋將盡彼中動靜尚未知亦不見曾無的知胡人消息否若未知胡人情狀當差的當人有機變者跨輕騎數十潛形深入獲彼之人務知端的不致疑惑古人之用兵也惟務知彼知己以為上策以朕細料幼胡今年得種羊馬頗牧彼中有達者安得不以為苟延殘喘之上計且得養力休息設若彼中無識者捨休息之上計馳疲乏之軍廢漸少之騎來寇邊境爾等慎督三軍一鼓可俘獲其盡若彼不來爾當

諸國諸臣并堪潛形獲訊以靜朔方

勞遼東都衛指揮

滄海之東遼為首疆中夏既寧斯必戍守朕功未暇乃有蓋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以待朕命於是整舟楫特命指揮馬雲葉旺等帥精兵東渡深高金湯蓋遼陽以安黎庶北夷罔知

天命屢害生民舊歲冬十二月寇我金州指揮某某苦同士卒戰在當先以寡敵眾遼蓋諸將深謀扼險惟爾遼東諸將忠義干天得獲渠魁不負委託宜鎮方面於戲練兵保民在歷代之必先祀



天地以會自神欲人之多福北虜無知尚強虜善豈  
宜道哉

勞大同都衛指揮

古之守天下者君憑臣能故忠義之士不待君督其  
事而自勤是故功著史冊垂名不朽今朕有天下封  
疆四際遐荒各以臣守卿當北鎮身被酷寒晝驅馳  
於戎馬夜慮擒謀心神俱勞而無息朕甚憫焉今者  
首春氣和堅冰漸薄塞草將萌胡馬瘦而弓弛卿當  
解甲以候薰風整雕鞍以待秋至控弦執矢觀釁而  
動卿其慎之以制人

勞西河衛都指揮

卿守西疆今已九年矣恩威懷播於戎羗號令嚴明  
於壯士忠心昭著於朝野朕甚嘉焉時當初夏特遣  
人往勞卿宜慎恤邊戎晨昏毋怠

勞海南衛指揮

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方數千里歷代安天下之君  
必遣仁勇者戍守地居炎方多熱少寒時忽瘴雲埋  
樹若非仁人君子豈得而壽耶今卿等率壯士連歲  
戍此朕甚念之今差某往勞

賜誠意伯劉基還鄉



朕聞古人有云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  
其名爾劉基括蒼之士少有英名海內聞之及元末  
羣雄鼎峙孰辨真偽者誰歲在戊戌天下正當擾亂  
之秋朕親帥六軍下雙溪而有浙左獨爾括蒼未附  
惟知爾名耳吾將謂白面書生不識時務不久而括  
蒼附朕已還京何期仰觀俯察獨斷無疑千里之餘  
兼程而至謁朕陳情百無不當至如用征四方摧堅  
撫順爾亦助焉不數年間天下一統當定功行賞之  
時朕不忘爾從未定之秋是用加以顯爵特使番名  
於千萬年之不朽勅歸老於桑梓以盡天年何期禍

生於有隙至是不安若明以憲章則輕重有不可怨  
若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祿  
此國之大體也若愚蠢之徒必不克已將謂已是而  
國非卿善爲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一則釋他人之  
餘論况親君之心甚切此可謂不潔其名者歟惡言  
不出者歟卿今年邁居京數載近聞老病日侵不以  
筋力自強朕甚憫之於戲禽鳥主於叢木翎翅乾而  
颺去戀巢之情時時而復顧禽鳥如是况人者乎若  
商不亡於道官終老於家世人之萬幸也今也老病  
未篤可速往括蒼共語兒孫以盡考終之道豈不君



夏兩全者歟

賜署令汪文勅

古今名爵奔走天下豪傑者愚夫未達以其不知其  
志固識其意焉朕本農夫家貧喪父母身當幼冲百  
無所措幸隣人汪姓者保護之及壯可以作為元天  
下亂乘時得人歲久衆集所以定羣雄平禍亂臣民  
推戴為天下君上尊

四代為帝墳稱

皇陵以報劬勞此歷代必然之理其設官尤重所以  
重者保山陵奉香火也於此之職朕猶未官今汪姓  
者見勤農於鄉里其人尚未立名特賜之以名曰文  
勅授從仕郎署令衛護

皇陵於戲古者帝王以六行教人爾善其一尚逢如  
是况備行者乎爾文可謹遵朕命以傳永久以勵後  
人宜令准此

命功臣祀嶽鎮海瀆勅

朕聞天生民而立君君為民而立命所以謹百神之  
祀乃國之先務也朕與卿等富羣雄角逐之時戰勝  
攻取非

上天



后土之眷命

嶽鎮海瀆之效靈安能如是今者新秋在邇嶽鎮海瀆之祀理當報謝古者君狩方隅詣祠而祭朕爲新造邦基民生方始未獲親往特命卿等代朕以行奉犧牲祝帛於

神所故茲敕諭汝往欽哉

諭晉王勅

世之有血氣者未嘗不以飲食爲命在常人則常之在人上者於飲食必重其事而精調之庶無患矣然飲食固爲人立命其飲食非操饈者亦不能成其饈矣若欲美而不傷非精調者不可前者命爾之國聞道中忽責操善者吾甚驚之且吾氣雄而志壯率羣英平禍亂未曾姑息凡人有犯輕重必使各得其所以然惟操饈者小過釋之大過詳審而議之若非犯分則又赦之果犯分則罪而棄之費用若罪而復用之則禍矣蓋爲保命之要也故不輕易爾知吾操饈者否止一徐與祖者操吾饈二十有三年輕易不辱之吾平昔甚不忍于事於操饈切記恐之保命也爾當蹈吾所爲勿輕易言哉

諭中書天象勅



洪武十年十月初十日癸亥犯輿鬼主家宰凶貴人當獄死不爾則火災朕嘗切思

上帝好生故愛德人而象之使省不覺之過改故為之愆特勅中書使諸大臣皆知務以德讓災就中亦為兵事正在西番教河州嚴備禦恐無知肆侮

命中書議律勅

刑部尚書奏卿等衆議有司三考若過不及則律皆一百徒三年衆議曰未當聞改同貢舉非人律罪止八十朕知卿等於律詳明矣尚書復云市村小民行便偽鈔元律杖一百倍追今卿等欲以太重將輕之朕恐因小惠有大患他日鈔無用矣以朕深思孰慮律合如前不許別議其倒印鈔而無律欲收入漏印律當哉

命中書免浙西秋糧勅

洪武九年浙西水災民人缺食朕遣官驗戶賑濟至洪武十年雖是時和歲豐却言小民九年缺食借利太重既還之後仍復生受荷天憐憫今年好收若不將九年被災之民全免今年秋糧不足以救艱難爾中書下戶部如勅奉行

命中書誅戶部主事趙乾過期賑濟勅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去秋荆蘄等處水災特差戶部主事趙乾前去早為賑濟何期抵所在不念民瘼之艱難却乃為一己部事之繁假公在外坐食廩祿自洪武九年十二月至今五月將終方纔賑濟了畢以致過期饑民餓死者眾詳情度理法所難容雖經斷決亦合處斬

命中書賞賜北平等處軍士勅

朔漠多寒未秋勁風先至朕成邊將士必挾纊以重裘方度歲寒其北平永平大同山西陝西各處官軍禦寒之衣早為之計今六月將至北使抵所在給與之則草木黃落鴈南賓矣上中下賞賜火速發行毋稽

命中書整理甲冑勅

甲冑之成非易為而速得也比成鐵而成器者艱哉且鐵之成剗山取礪鍊石成汁凝精為鐵然後入良工之手千槌萬剪方乃甲冑成焉若不時時整理恐廢前功今陝西之甲其數甚廣差人前去將見在水磨者務要常川鮮明有線穿者當以皮穿或臨期而用以便壯士俘囚肆侮者

命中書誅知縣高翼勅



朕聞天爲民而生君君爲民而職臣臣體君心而問  
民瘼宜乎職焉邇聞潁上縣知縣高翼視民不如犬  
馬旣無察民之疾苦而層層峻宇於郵亭若不就縣  
誅之恐神有怒餘者杖斷役之法司如勅而往決之

命中書諭止安南行人勅

使者自安南歸即日奏陳安南人情禮意其彼中動  
以侮詐爲先非以小事大之誠乃生事之國不可數  
令人往來近有歲貢將期爾中書速遣人至臨境止  
行人歸毋尚虛禮令安南國王省已脩仁

命中書勞苗人勅

治國之道在禮君子安野人正所謂無野人不養君  
子無君子不顯野人方今平定之初往年來庭之人  
當此之際或畏威而至或懷惠而來日漸有之朕恐  
三衙大臣失勞問罔知緣由使觀光者素手而歸則  
恐禮君子之道未當且三苗之爲民也昔在堯舜之  
時尚未欽服雖有來格之云不過暫朝而已昨日潁  
川侯將至苗人首目及解侯王來者幾乎輕易發行  
理合重勞加賞然後遣歸彼方必將來得人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六

終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七

敕

命中書四河等處中糧

嘗聞凡有中國者利盡南海以今觀之若放通海道  
納諸番之徵其從其來商市舶之所官得其人取合  
古徵則可比十州之曠稅朕新定華夏邊戍勞民西  
番之地中鹽所得之供甚薄邇來三佛齊胡椒已至  
四十餘萬即今在倉椒又有百餘萬數可輕定價錢  
出榜令好利者往西河及梅川兩處中糧可免腹裏  
之民轉運艱辛若果可行作急爲之



命中書劄襲封衍聖公孔希學

先師孔子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至京朝覲爾中書下禮部用心禮待所有隨行者皆要歡心勿使有缺故敕速行毋怠

諭中書却高麗請謚

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哲王之道飛報四夷酋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國王王顙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其王精誠數年乃為臣所弒今又幾年矣彼中人來請為王顙謚號朕思限山隔海似難聲教當聽彼自然不干名爵前者弒其君而詭殺行人今豈遵法律篤守憲章者乎好禮來者歸爾大臣勿與彼中事如敕施行

命中書諭高麗

自高麗國王王顙奉表入貢稱臣其表云子孫世世願為臣妾何期數年之後王被姦臣所弒弒後疊差人來來文皆言嗣王之使為未知王之端的拘使詢由又三年矣朕不忍使者父母妻子懸望特勅歸還未幾復差使至却之不納使彼自為人回不逾數月止稱賀正貢馬為由而又使至稱臣措表皆嗣王之



稱如此者五次矣若却之不納其表皆云嗣王之所  
爲也然朕觀高麗之於中國自漢至今其國君臣多  
不懷恩但廣詐交而構禍在昔漢時高氏失爵光武  
復其王號旋即寇邊大爲漢兵所敗唐有天下亦嘗  
錫封隨復背叛以致父子受俘族姓遂絕迨宋之興  
王氏當國逼於契丹女真甘爲奴虜元世祖入中原  
嘗救本國於垂亡而乃妄懷疑貳盜殺信使屢降屢  
叛是以數遭兵禍今王顥被弑姦臣竊命將欲爲之  
首構讐言怨於我納之何益以春秋論之亂臣賊子人  
人得而誅之又何言哉柰何前後五次皆云嗣王之  
爲陪臣奉之爾中書差人詣彼問嗣王之何如政令  
之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被羈囚則當仍依前王  
所言今歲貢馬一千差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  
金一百觔銀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歲以爲常  
仍將所拘遼東之民無問數萬悉送回還方乃王位  
真而政令行朕無惑也設若否此必弑君之賊爲之  
將後多詐並生必肆侮於我邊陲構大禍於高麗之  
生民也朕觀此姦之量必恃滄海以環疆負重山固  
險意在逞兇頑以跳梁視我朝調兵如漢唐且漢唐  
之將長騎射短舟楫故涉海艱辛兵行委曲朕自平



華夏攘胡虜水陸通征騎射舟師諸將豈比漢唐之  
為然且遣使往觀問嗣王安否如敕施行

大祀禮成諭中書

立綱陳紀治世馭民斯由上古之君立至今不過相  
承而法則焉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為先然祀事之禮  
嘗聞起於聖王所以有周旋上下稽首鞠躬或進或  
退獻牲致帛酌酒奉羞甚為慤懃之至矣若以朕親  
行聖王之禮法依奠位之儀其於敬神之道無乃褻  
瀆而華飾之過乎是反不誠也且人不誠者廣暫誠  
者有永誠者少若措禮設儀飾過事生禮繁人倦而  
饗祀之神弗安非禮也昔孔子有云禘自既灌而往  
者吾不欲觀之矣斯昔禮過而且繁所以仲尼特發  
是言朕因周旋

神所十有一年見其未當於是更儀殊式合祀

社稷既祀

神乃歡今洪武十二年合

天地而大祀

上下悅若不敕中書下翰林令儒臣紀其事而文之  
何足以知

上帝



皇祗來歆來饗福及黔黎者也

諭秦王府文武官

王府設官本古之道惟文章之士以匡王之性體務欲端方朕封諸子頗殊古道內設武臣蓋欲藩屏國家備侮禦邊閒中助王使知時務所以出則為將入則為相因靖江王府官與指揮耿良不和甚有欺凌指揮之意於是令武相若有警出則為將護衛指揮副之歸則不管軍馬錢糧刑名其軍情事務文武議之但則閒中導王以善其中書省草茅行移是致錯朕旨意難為聽命者今後如敕施行

諭丞相枉序班敕

傳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日序班奏昨晚一使自山西至一使自太倉來省引進將至與名姓且曰郎中教只於此處候丞相提奏引見已而終不見郎中復喚於是不敢引見是有丞相怪責不由分訴刑及二十而膚開甚枉之因序班奏枉試詳之若為上者教人止其事而後罪人不行其事此果刑罰之中乎

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敕

洪武十年六月二十日御史臺奏山東按察司副使



張孟兼言布政司倒換錢鈔事來云以民倒不許軍  
倒軍倒不許民倒若以如此爲之是布政司官有所  
作爲特與軍民便利誠可嘉尚比之其餘布政司官  
坐視不問民瘼之艱難意思如何今張孟兼輕薄小  
人必是妄自尊大以致布政司官觀透所以爲人少  
有笑慢以致此等小人不顧生死阻壞公政之事特  
來誑聞今敕御史虞泰前去將張孟兼杖訖六十就  
鎖項前來再行問罪敕到奉行

又

易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用則必亂邦也朕不聰明  
以小人居大位使當要害致是小人恃要害侮君子  
害忠良今觀此徒誠然有犯古聖人忌避不才之者  
洪範亦云臣下無有作威作福者其無知之徒擅敢  
大作威福以致滅亡然自今已後卿等獨守前誠爲  
國爲民

神天必昭鑒焉朕更謂卿等言勿畏強而自弱勿恃  
大而眇小於斯慎守吉哉

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

世人之於世雖聰明智慧得之於天性然成人之際  
若不教習而經歷其事恐於事未穩縱使發行之後



自覺其非急為之改又恐不便前者朕特令東宮躬親朝政以練其心志近者朕恐事不穩當又行親理已數日矣朕與卿等議今後諸衙門一應事務必合經由東宮與爾羣卿等決可否則然後聞奏庶得嗣君將來作有道之主卿其依朕命而行之

命知衢州府事文輻

爾文輻承朕命知衢州府事奉公子民毋造後愆則汝嘉焉

諭山西布政使華克勤

嘗聞歷代為官署政者多被姦吏所侮亦能作弊互相陷害忠良有乖國事朕每聽之切齒忿恨近於六月十四日山西布政司實封到來內云姦吏無狀全就令布政司官明白省會緣由於市曹中典刑毋得猶豫不決敕到施行合殺者徐瑗其唐禮吳鼎任瑀素文禮四名若可殺時就便典刑

賜文學趙晉致仕

孔孟之道卿幼學壯履雖在元君不卿用惜哉空懷抱而未舒也及朕繼大統物求方正惟卿名播中土特遣使召至以輔儲嗣朕觀周旋未嘗失儀啓沃之道諄諄皆二帝三王之制若此以輔君君非仁人



未之有也朕自得卿宵書有不勝之喜奈何年已七旬邇來聞苦老疾誠為可憐嘗聞人烏將終言善鳴哀况去家數千里俄而有疾豈不眷屬之思乎因如是令卿歸於戲孔孟之道卿能體而導人名彰今後亦此道之力焉既行當詳審調理釋結自由惟智人為之吉哉

命桂彥良職王傅

孔孟之為人也乃一聖一賢所以稱聖賢者自漢唐以來則稱之所以然者何蓋謂務懷才而抱仁專博濟以善天下其為聖賢之稱非人強稱由陰隲厚而天地鬼神使然也何當時無聖賢之稱而乃後世稱之此所以陰隲也且孔孟之賢聖也當時奔走天下志在助德者以安生靈使二帝三王之道興何期事在七國縱橫之秋不能行矣朕觀當此之際雖聖與賢猶不得其位如爾桂彥良心淳而不詐本固執而不變其為人也善其為學也篤使其通達變化則無所取焉若校之愚人及作聰明者爾尚猶為能士也今晉無王傅特命爾往職之豈不思一聖一賢在當時切於入仕却乃不得其王佐之位乎爾既往而至其王府之事所以專者祖訓錄為規毋作聰明務欲



靜安毋干有司事其助王之道務揚善而使之以由善常論不德之人當使不履其蹤避其險惡也於此切記在心則王佐之才足矣汝往欽哉

勞翰林承旨宋濂

卿去此數月朕常思之今卿來此已一復時矣朕恐失顧問少勞勞特遣禮部致食糧及酒肴抵所在卿當引觴而自酌美食肉以養神方稱朕報勞之意未審悅乎

又

以臣事君之道固宜虔恭不怠然得休官於家者今古幾人况致仕者非壽高尋常德邁羣職安有是耶卿福膺永壽精力愈加自致仕之後每歲來朝甚感朕心不忍使驅馳數千里而來覲已敕禮部賜食米肴醴卿當自育高年故茲敕諭

諭遼東備禦

兵戍遼海已有年矣雖曰農戰交修其航海之運猶且連年未已近者靖海侯率舟師廣重載揚帆東往所運甚大昨晚忽聞納哈樞正欲整兵來哨已被葉旺中途阻歸因此而料彼前數年但凡時值暑天胡人必不策馬南向今將盛暑彼有此舉大運既至當



火速差人星夜前去云以備禦然後上糧則無憂矣

諭羣卿督工

爾羣卿等督工已有日矣工將成就之期更當善撫梓人早為完備明日實朕

父母劬勞之時前人皆稱萬壽節日往年為有司因此而擾民已下令止之爾諸人來日勿以此而怠務是謂不可明日皆不許離工作所猶當謹之毋怠

諭寧夏衛指揮耿忠

人居天地間凡智者必慎脩天爵而勤於人爵則福無門而入福可得悠久也洪武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西安都司報寧夏地震且久時刻數之將過半日其所災者頽城壞屋於災異可謂甚矣爾耿忠乃功臣之子弟前者為不循軌度而有罰焉今降職敕守極邊所統者皆非慣戰之人亦非忠良之士為首帥者若恩威有歸着則必事乃成功業就若恩威謬有歸着則恐有變切防此等陰構外寇宜密察之方今天下大定爾所統軍內多有小巧智術者當秉心以正毋為所惑則無患矣故敕諭之

勞臨洮衛指揮趙琦

西戎北虜頑不遵化每調兵討皆俘獲來獻雖節次



御製文集 卷七 十一  
總兵官運謀等及諸舊將用命以致如是其指揮  
趙琦世爲藩將累朝皆有勲而致名今琦自歸附以  
乘奮身將隊北征剌罕腦兒西征甘肅又西南追伐  
朵兒只巴於安定王地方今遍南征川藏皆從征勤  
勞特差內官前去有官羊所在令留二百疋賜與之  
所司奉行毋稽

諭辰州衛指揮楊仲名

兵以恤民爲重伐暴當先三苗不遵教化朕命爾楊  
仲名帥兵討之但知兵行日期其所到去處至今未  
審何處特差內臣吳誠詣軍前觀兵說話爾其遵守  
施行的當消息令人來報

又

三苗種類不仁自古帝王多撫而不能遵化以致累  
世爲良民害今年朕特遣爾楊仲名率兵進討果有  
勦畧十一月初一日飛捷至京不覺朕心懽悅是命  
內臣尚履奉御呂玉親詣軍前觀兵閱勝爾其用心  
以制人勿怠吉哉

又

三苗無道負險重山旣不同於人事甚不奉於天時  
屢起盜心久爲民患今命爾楊仲名爲總兵官率辰



沅等處官軍及土著隘丁兵夫人等相機進取以消  
民艱爾其深制人之韜以稱朕意其辰沅等聽調官  
軍悉遵節制違者以軍律施行

諭安南使臣阮士諤

爾阮士諤入貢來朝又馳山川其勞甚矣今命爾歸  
復達爾邦當與叔明言昔者安南國君陳日燾荒昏  
以致滅亡然既亡之後國中多事連年今王若不德  
勝前王又恐宗社不安若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  
毋以虐為政儻有小愆當自省脩德以釋則可回天  
意

諭元丞相驢兒

洪武十一年六月七月九月三次遣人北行兩為吊  
祭一為與卿等行禮自去至今杳無歸者正念不知  
存亡忽十月二十四日邊將送至平章完者不花朕  
於邊將甚是可怒見遣使道經本處而乃擅將平章  
取來豈不失信鄰邦為此令平章完者不花回恐路  
途有阻特差內臣一名同行直抵丞相下處見了纔  
方是好且內臣存亡或送北行或就彼誅戮或使南  
來卿以智量之

勞襲封衍聖公孔希學



御家昭名歷代不朽富貴永彰天地間乃由陰隲之重云何以其明彛倫攸叙之精微表萬世綱常之不一泯也故若是卿常思祖道可動人天朕聞卿來朝已敕中書下禮部使所用如意未知給否雖從行者務要歡心故茲敕諭

諭年幼承敕郎曹儀及給事中等省親

朕聞上古至智之士所患者五焉患同庶人而不起於庶人患無學及學患不齒於志學者雖齒於志學患無官及官患不忠於君既忠於君患不能盡孝於二親昔智人患此而豁然無患矣此其所以智也爾承敕郎曹儀等初有司以生員選入國學已異常民之子矣未及數年授之以官不止齒於志學又出於同學者矣今各言歸由有云省親者有云家無尊長往挈妻孥而來居者斯二者人之大倫也前五患已畏而行其三矣惟志與忠未審若何果必欲患其志則當思孟軻三五鼎之厚薄也民之享也無鼎乃微官之享也有鼎乃貴智士既知有鼎食而貴則必遠寒微而忠君矣爾往省悟之吉哉

賜魏鑑等守服家用

朕嘗思之昔古創業之君必由羣英而興又必以賢



能而治爾魏鑑曩職炎方雖歲月未久亦不見賦私以干憲章縱使古之賢潔者不過如是而已  
○爾臧哲曩職桂林雖歲月未久亦不見賦私以干憲章然嘗聞飲酒太過每有失焉且古人欲全其身名者若一德不備則日省月修必備而後已所以賢能也卿年幼以其無酒施設一應事務已能者矣○爾徐中曩守案牘雖職事之微而乃身居勢要未嘗以勢要臨人亦不見賦私以干憲章縱使古之賢潔者不過如自卿守服至今朕未忘也儵經許時恐所用艱辛特差人賜卿魏鑑臧哲米六十五石鈔二十五錠○徐中米五十五石鈔二十錠為守服用卿當恪恭以孝服滿來朝分理庶務為生民福故茲敕諭想宜知悉

諭高麗使回

爾來者承茲之詐不得已而來爾歸爾當謂

高麗禮首言朕所云其殺無罪使者之讐非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如約則不能免他日取使者之兵豈不知滄海與吾共之若不信吾命則以舳舻數千精兵數十萬揚帆東泊特問使者安在雖不盡滅其黨豈不俘囚大半果敢輕視乎

諭曾秉正等

孔子有云致知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所以累朝名臣及士夫君子能成其名者皆因履此道而不妄故美矣今爾曾秉正等職專詳審内外文書當否奏聞行止是其務也別無相干行移其正官首領官吏皂隸



皆應設之人已有員數其差之設非所宜也且奏  
差之職奔走四方傳述公文方是用而展其功今不  
富有而有影射頑民不當差役况使居幸位食廩祿  
非助君之道故敕臺以問之非君命而為理乎職專  
可否而已非道乎

諭罪人曾秉正

朕觀昔帝王之用臣也無疑而臣有姦者奉君多智  
是有作聰明之舉探人主之意因是罔知所以是非  
喋出離間親親斯古人所以陷身歿姓由是爾曾秉  
正性資聰敏幹辦且能方今出庶民習儒業果若是  
者罕矣所以爾在職時凡有言計朕嘗聽從何其計  
出多端自欲深根後程乃有效古殺身之姦豈不愚  
哉且鰥寡孤獨古聖王恤此以為先爾誦聖人之德  
學賢人之心其是非曉如黑白却乃不守所學而構  
殃於身朕向憐才能免死免竄使還鄉里爾鬻四歲  
小女聲曰為資以歸是其心之正也乎於此之際不  
才之機可見矣所以昔人有云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何如也今爾既不能為人之  
父實難種於世故闔之不致生人陷人是其罰也

諭中書賑濟京城孤老



今春雨雪霏霏經旬不止嚴凝之氣切骨朕思昔居  
寒微時當此之際衣單食薄甚是艱辛此時居九重  
衣貂裘覺寒若是其京城孤老又不知以何度日爾  
中書下府尹令各三等給鹽以十觔為上如敕施行  
毋稽

勞河南府守戍陸齡

西嶠函東虎牢龍門襟其前黃河帶其後四險固其  
守疆不言可知矣然卿戍此地勿以四險為必然晝  
當勤率軍於屯所夜則慎守城隍身心雖勞必終世  
而無患可為全人矣勅至嚴號令遠小人親君子勿  
蔽下人功

諭太師李善長敕

爾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昔當擾攘挈家草莽倉皇奔  
走顧命之不暇時朕帥師東入滁陽爾迎道以從事  
待以腹心用如手足朕無上智于爾爾或小疵置之  
不問遂成名世之英才無乃朕忘相從之久乎非也  
朕報功之誠惟人神共知今卿年邁故精力之為可  
期不審為何同小吏而枉功臣而乃童昏定擬詭語  
符同朝奏此非臣下之當為傳不云乎人臣無將况  
國有定律奏對不實者杖以心欺誑者斬卿謀欺誑



法言斬首然行賞有言爾當三免極刑今無患矣止  
削祿一千四百石爾其聽之克謹後誠庶有嘉貞故  
茲敕諭

又

昔者人臣修身潔已靜性存公確言之相率端表  
裏之如一然後匡君未善以治生民未聞符同小吏  
構詞飾非惟以欺誑及至事覺意在捨身受責恃頑  
強巧而面對無知此豈智人之所為朕若懷猜篤疑  
思古姦頑之不善務要防微杜漸爾何生焉前本降  
敕釋爾所犯為爾冥頑復加若是今聞認已之非為  
朕憫相從之義思姻親之重枉法以恕爾其懷之故  
茲敕諭

勞江陰侯吳良

昔者朕與羣雄爭命卿藩東鄙既而往戍高深城隍  
沃野開闢當是時朕用事於荆楚樂無東顧之憂遂  
滅荆楚之妖雖諸將効力於西卿保東藩為重終首  
尾內姦無出外姦無入可謂智矣天下平卿爵侯封  
乃朕報功也前者第七子博封為齊王特與卿結姻  
就命卿如齊肇造宮殿今將新年遣人賜酒禮以勞  
齊王幼而無知亦也專人行禮若體之歡心則英豪



之氣暢矣故茲敕諭

勞致仕承旨宋濂

卿多積德以致高壽康寧雖居致仕戀闕之心甚切  
不畏嚴寒年必斯時而至特賜日用故茲敕諭

諭翰林脩撰劉泰

朕聞孔子之論孝也親在遊必有方斯可謂孝矣其  
人子之道仲尼明之朕昨與卿暇遊東苑與之語詢  
及尊長眷屬之幾卿對昔之族屬其廣因立太減親  
戚杳然獨存卿與老母老母方今八十有奇除卿外  
別無侍養見居淄川卿云至此朕心有警吁哀哀父  
子生我劬勞今雖君天下育萬民二親已逝恨不生  
全得奉溫清憂寐於心戚戚卿母年邁云無他養豈  
不動孝者之情因是敕卿自意若欲奉來就養或棄  
職往侍皆從所由勿拘故茲敕諭

命太醫院官代職

醫善七表八裏及觀聽而診視者尤不如特運之亨  
泰病者之命堅若禦輕疾而捍浮疫則醫之善也民  
知醫之妙也或醫之運蹇縱是輕疾亦不能愈也必  
待他醫而方瘥審斯醫者病者安得不有數焉然或  
有回生者亦不可知蓋出乎尋常之外則人莫知其



所以然也前院判郝志才醫行濠梁時朕病篤其郝志才針以調其氣藥以理其中以當時之言不過回一微命耳今則君命也此果醫者能耶朕命堅耶不然彼醫與朕必合乎天理而有是焉故職醫官數年今壽高筋力不能目強特敕子代令其致仕未幾院使葛景山院判鄭德亦以年邁皆以子代然官於位者以三年為滿今葛景山職上官十餘年矣今以子居左判而代其職其郝志才之子陞院使鄭以子襲其位其劉李雖勞已深正居壯年弗代餘有老醫林陳者未有深功年雖有壽弗代中書吏部如敕奉行

命道士祭嶽鎮海瀆

嶽鎮海瀆之祀今年秋報之禮特命爾效仙人等詣神所在奠以牲醴祝帛爾其一心志必欲神交汝往欽哉

命使齋帛祭歷代先聖

朕惟歷代先聖立綱陳紀相繼為君朕制祀禮已有常規今秋在邇特遣爾奏差某等體朕至意齋帛各詣陵所命有司涓潔致祭汝往欽哉

命中書召李思迪

前丹徒知縣李思迪為牧守縣治而乃不仁死於非



命者而縱寬惡法司究其由而無賊私一謂迂所悞  
一謂貪吏之所侮無干償命之條而當失入之法杖  
貶矣方已數年矣中書差人特敕召還職國學以訓  
生徒使終天年如救母忘

命中書禮部訪求卜士

昔在列聖之時羣賢濟濟皆耳聰目明日究方寸惟  
治世安民閱冊之所載觀歲月之所行甚哉以勤之  
所以以公之所以所以終日乾乾履道不息無不及也凡  
興民之利除民之害雖耳聰目明下愚有所不及猶  
謂恐之而且見疑斯所以聖賢亦不自恃其能特設  
無上之誠幽通鬼神決興息以福民書不云乎七  
疑擇建立斯用卜筮者也斯所以欽天畏地意在幽  
通而默相之此其所以用天理者也朕當大位缺斯  
卜筮以決惑疑爾中書禮部行諸布政使司廣訪多  
求至朝驗用故茲敕諭

問中書禮部慢占城入貢敕

九月二十五日午時直門內使報占城國王所進象  
馬至於承天門合無發付何該朕聞知其難容輔弼  
者且朕居中國撫四夷若夷有誠從者必以禮待之  
若肆侮者必異處之前者瓜哇非禮所以貢物不以



禮受但拘收而已使者囚之其占城來貢甚誠王非  
侮我行人方物既至則當陳設晨朝以禮而進今不  
令使者進獻爲何宰相之職出納朕命禮接百僚今  
以重事視爲泛常豈不法所難容特敕爾等自思果  
何理道哉

又

敕問中書禮部必欲罪有所歸古有犯法者犯者當  
之此私罪也今中書禮部皆理道出納要所九月二  
十五日有慢占城入貢事問及省部互相推調朕不  
聰明罪無歸着所以囚省部槩窮緣由若罪果有所  
歸則其罪者仍前推調未得釋免

### 廢丞相汪廣洋

敕諭怠政坐視廢興丞相汪朝宗雖相從之久初務  
事軍中凡有問則頗言是非不問則是非默然不舉  
既入臺省疊主兩番公政不謀民瘼不問坐居省臺  
終歲未聞出視興造役民處所工之巨微茫然無知  
有問無答奉祀諸神所在畧不究心自居大宰之位  
並無點督之勤公事浩繁惟從他官剖決不問是非  
隨而舉行數十年來進退人才並無一名可紀終歲  
安享大祿昔命助文正於江西雖不能匡正其惡自



當明其不善何其幽深隱匿以致禍生前亟揚憲同  
署於中書憲姦惡萬狀爾匿而不言觀爾之爲也君  
之利乃視之君之禍亦視之其興利除害莫知所爲  
以此觀之無忠於朕無利於民如此肆侮法所難容  
差人追斬其首以示姦姦爾本實非愚士特賜敕以  
刑之爾自舒心而量已以歸冥冥故茲敕諭

召前按察副使劉松職禮部侍郎

姦臣弄法肆志跳梁擬卿違制之責邇者權姦發露  
人各伏誅卿來朕命官禮部侍郎故茲敕諭

召山西左叅政僕斯職吏部尚書

保身固位無補於君者甚非良臣卿前朝之名家今  
事於朕已有年矣於事未見剛明邇來露其過若欲  
究之慮恐可惜特赦爾過取任吏部尚書馳驛前來  
毋稽故茲勅諭

命戶部定俸祿

稽古建官畧知等第其於品級次序自漢以上未聞  
有是所以漢官之制以食祿列等差其品之禮始於  
魏唐因之以辨服色祿之重輕亦法品賜食之朕觀  
古之無品也則以祿爲式是尚質也惟魏之定品是  
尚文也其於文質之道雖華朴之有殊亦模範之可



經守之不系履之不煩今也任官惟賢食祿法品勒石昭示命戶曹司之母系輕重之條依期而給與之斯至公之良哉故茲敕諭

賜翰林編修張美和致仕

朕觀古之至賢之士修已行仁以爲時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而終天年或爾著書立言傳之永久以訓愚頑斯若是者雖不顯於當時而光於後載以其德重而意純故不磨也爾美和歷多難而無易從篤先聖先賢之至善斯非泛泛之可比愚下之可知云何蓋昔元綱之方弛英雄角力於江右他非至智者朝

東趨而暮西就殺身者衆苟全者寡方今在學職師者羣然邇來命有故者京師弗居許以自實不旬日間各言因由者甚廣朕命弗留十去八九獨卿侍朕左右日與同遊正欲詢問古今典禮以沃朕心然觀其所以終是年高不能自強何以見之因首步同童不忍任之以周旋以卿歸老然卿去此朕將誰從於戲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全於善解者罕之今卿始也良終也善不亦美乎

賜吏部尚書劉崧等致仕

君子之生也莫不由父善良而母淑德專慈愛以訓



成已而壯矣則志於四方若或時運之應期致君垂  
拱利濟羣生斯一仲尼之道其先賢者豈獨名於千  
古卿等學問過人善備剴繁治劇之能今各年高或  
當智益者正宜助朕措安柰何昔新造之初綱維紊  
亂誤罹憲責邇者人神有變朕於寢食不安命卿致  
任於戲克已消愆君子道長匿禍含冤小人罪甚卿  
等去朝必坦懷而端志故茲敕諭

命王珪職翰林典籍

昔者哲王善由賢出智由能生所以禮賢待儒正欲  
論道經邦前者御史吳興宗以爾王珪學問優長德  
行兼備內外如一朕允所奏差人詣舍以禮來朝珪  
今至斯年已六十有八比呂望之興周末老較之公  
孫弘助漢正壯然朕觀珪之精力若與之同遊論道  
登眺佳景遊目騁懷則決不能同往若職以翰林典  
籍坐院中有宣則至或問則答是其宜也珪職雖小  
朕命東宮賜坐閒中講道悉爾丹衷沃我儲嗣於斯  
可乎果如朕命汝往欽哉

命御史審決罪囚

西風隊露肅氣當權凋宜其所凋榮宜其所榮斯二  
儀之常經亘古今而不異未嘗倒置者耶今以爾監



察御史某出巡審視以決棄市者爾慎法罔禁毋獲罪於人神故茲敕諭

又

風搖木落露結將霜斯化機之權由此而當時故所以顯榮枯應節候孰物能背是理而久長者乎必當理而承候棄市者決焉今命爾某於某處審實于憲章者爾慎法天時則陰隲焉汝往欽哉

勞致仕營田使馬世熊敕

卿州里長者本朕鄉人昔於擾攘之秋孰知天命何如所以無知者異志或從張或他往斯人輩雖皆鄉里意不我從皆已滅矣當是時惟卿與單夏胡四翁獨不棄鄉里之寒微挺身合意率眾來從朕甚嘉焉嘗聞福壽康寧適者忽聞微疾未知痊愈否特遣內使勞爾羊酒為成穆貴妃以報生前之恩卿其樂之永為多福故茲敕諭

命羣儒議建言事敕

昨忽聞沙門上言自云為教門事朕弗許而囚禁之少時開書視之實為本等宗門所以言僧多不奉教汚處其俗况僧寺田糧役重特上干朝堂意在免僧寺道觀稅糧差役石此無知今左右究其所以是僧



昔職運司與吏而上言朕欲進人言擢爲縣牧而乃不循軌度居徒役遇宥而歸其人志不力田業不商賈窘於鄉里於是乎去鬚髮作沙門所以特與僧便因是朕責之且本僧昔役運司而不能清煮海之課過擢爲縣牧既不詢民瘼而干憲章僥倖遇宥觀斯情況補朕之功甚少蠹政害民之心如淵泉焉令收入禁何如處之請決

諭王本等職四輔官

朕觀上古君臣必正直無私心同氣合方乃上悅天心下忻地祇致海嶽効靈於是乎經邦論道永安社稷利濟主民臣亦昌焉朕本寒微遇天更元運偶與諸雄並驅逢多難遇深艱率英俊自中土渡江東來造基於是君天下于庶民十有三年朝無輔佐良臣以致道乖政靡弗獲太安於是訪近臣而求士得爾諸儒來朝朕欲洗心滌慮與賢者志同永安寰宇今將旬有餘日彼情難知丹衷無宛若或用之儻心懷異志無利濟之誠則

昊天昭鑒加以禍淫又何救焉故敕爾羣儒等若果心無異志誠可會神與朕同遊以安天下故茲敕諭

又



昔有幸耕者為政社稷永安傳巖之野者在朝若仁  
民康斯二賢疊出於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  
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一然朕政未施訪  
近臣而求士召爾王本等來朝命為四輔之官兼太  
子賓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必欲均調四時德合人  
天卿等慎之同安盛世故茲制諭

又

卿等受斯重任朕與卿等民生繫焉可不重乎且卿  
等昨為庶民今輔朕以掌民命出類拔萃以顯父母  
豈不天人交慶於戲慎哉二儀之敬事理無乖心常  
格神言常履道故茲再諭想宜知悉

諭四輔官王本母陪祭敕

祀

神之道非會人也古法刑喪不預禡旗之祭在邇卿  
極刑毋列班

問斷事官敕

五常之道重莫重於君臣父子然而夫婦之道猶為  
甚焉邇來關中漢中民人告失妻於妻家數告有司  
不理其夫親捕姦夫今有司止將姦夫作私茶為由  
解赴京師不以畧人妻女為重朕特命爾理今不見



來聞集何詢焉敕至晚朝來奏

命方常職御史敕

朕聞昔人懷才滿腹抱道衷盈一時志不能伸致是窘於衣食困於羈旅一遇君者用之竭忠報効務公無私終世不忘其恩特致君稱仁於海內固爲賢者矣爾方常自云窘於生理來朝今命爾爲守院御史出納一道之務深察幽微敷奏毋隱

諭祭酒樂韶鳳敕

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而國學焉所以歷代以之而訓君嗣教公子也觀斯所以不爲不重故哲王必選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法前代命爾樂韶鳳承是師範闡揚博通使幼者記壯者解毋怠寸陰之工不但稱此職任甚有補於朕政若此必後賢之濟濟焉汝徃欽哉

諭國學師徒

古今賢能首以學爲本夫特以操持輔弼其所學斯二事旣行則善名於兩間矣然以今言之則學有先後人有靈愚所以曩之學者爲今之所習者師惟師者模範其志竭曾中之所有發世之良能不隱毫釐以訓所習者未聞物不一於規矩而如式人不律師



教而良能以斯論之人之循理物之如式必規矩而  
教之者矣若師隱知晦善罔盡師理則罪怒人神若  
學者非究心宵晝必欲至知而後已又將艱爲人於  
世者也朕所謂師必盡師者之禮學必盡學者之誠  
教後否此責有歸焉所以學者學其所至善操者操  
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直誠三者備矣奚愚頑者耶  
昔仲尼入周廟閱西階有金人焉三緘其口斯所以  
戒慎妄言者如或理道之詞未嘗禁拘今去古既遠  
失其所傳反以此而助姦愚愚愈覺修道之教不明  
也且以李思迪馬懿言之職當諄諄切切而訓者  
而乖理縱非果誠相信乎斯不但非理而又甚不知  
忠義而報人者也日召同遊朕所慕者慕其所學望  
其時忽有言使朕得聞嘉言善行不亦樂乎而乃非  
有所問終日緘默有時遣侍東宮暫游時刻朕欲彼  
時發先聖之幽德以資後嗣及其至所在亦緘默不  
語但瞠目視之而已或傍有言書者則因而問及不  
過就他人之所言以答畢後未嘗效誠補其未知者  
也此深其所學祕其所操耶抑持其所能務獨善其  
身耶其懷姦伏詐朕所不知因是故教師徒必達操  
持之所以然良能矣



諭幼儒教

洪武十二年春二月朕於殿中觀幼儒權官人皆空  
度光陰暮不見志出於羣者且諸人年俱未滿三十  
所讀之書不解旨義其於字也少知運用束手閒目  
一日一日而已嗚呼惜哉孰不知光陰不待人之逸  
也所以自幼漸壯自壯漸老自老漸衰自衰至於歿  
終無立行名身之道而乃同於常民耳可不嗟乎於  
是命內官給紙筆令其各口進先儒古文一章特以  
習孰期將來之善作或四書一章使詣前而講以觀  
利鈍導道理道也明日人皆以文書來進其文多韓

柳書皆孔孟朕聽觀之間展轉難問其幼儒多尋行  
數墨者有之粗知大意者有之細察尋行數墨者豈  
不同於愚夫者也其粗知大意不究其精者是同於  
無志也何以見蓋於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子之文無  
益也而幼學却乃將至且智人於世動以規模則為  
世之用非規模於人而遺之於世亦何益哉其柳子  
厚之兄司牧邕州構亭於馬退山之巔朝夕妨務而  
逸樂斯逸樂也見之於柳子讚美也其文既讚美於  
亭此其所以無益也夫土木之工興也非勞人而弗  
成既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柳子之文畧不規諫



其兄使問民瘼之何如却乃詠亭之美乃曰因山之  
高爲基無雕椽斲棟五彩圖梁以青山爲屏障斯雖  
無益文尚有實其於白雲爲藩籬此果虛耶實耶縱  
使山之勢突然而倚天首然而插淵橫亘其南北落  
魄其東西巖深谷迴翠蕤之色繽紛朝鶯啼而暮猿  
嘯水潺潺而洞白雲嵐光雜藥旭日飛霞果真仙之  
幻化衣紫雲之衣着赤霞之裳超出塵外不過一身  
而已又於民何有之哉何利之哉其於柳子之文見  
馬退山之茅亭是爲無益也其幼儒無知空踰日月  
甚謂不可戒之哉戒之哉

諭羣臣務公去私

朕觀孟子對尚志所以志也謂人處世同民隨羣逐  
隊斯常民也故超出之所以超出者去諸不善而行  
衆所善然而尚爲尋常之善若於志所由來必爲無  
上之善斯乃志之盡矣所以古重務本而去逐末漢  
令商賈技藝不衣錦繡乘馬特存斯貴以重有志君  
子也朕自卽位以來十有二年設官分職各務所司  
終未見人但見身受重名懷私在職或忘理衆務心  
在貪商或賄賂公行不知身名之重俸祿之優以致  
殺身書不云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斯聖人授心法



之要賢人憫愚頑特紀冊以教後人至今頑者不行  
愚者不悟雖有聰明者忘無尚志泯於崇功廣業愚  
頑每被殺身古人之尚志在務功名匡君之政濟人  
利物今之人不然惟在怠尚志務易利專速達此所  
以人心也啓之未嘗善行之必歿身以其利之易厚  
不知害也道之說日行月紀終身不忘兼善之德務  
欲超出建崇功累廣業行斯數事身名世家厚祿其  
德似薄其達似遲斯小人之見若是也昔聖人以爲  
無上之道故行之是以孟子專尚志小人難之今之  
官吏有不才者巧以舞文姦以弄法紊亂條章是致  
身不名世家不豐榮歿身而後已其立心尚志有何  
艱哉故茲敕諭

諭舉到人材

天之所以命人主者爲蒸民之衆所以命者命其必  
治者也若以天人量之則天道遠人事邇以此言之  
天何命人主者不貳其命而能成之何也此所以天  
道幽微下察無遺其神妙鑒觀必非一朝夕而辨是  
非也今朕非材承

上天之命法古之道統育黔黎宵晝自思人心之險  
姦頑者衆數制弗改將焉奈何故敕有司訪貢士授



之以官使職守所在爲民加福何期授官任事者忘  
修福民之德務在循私殘害其民當犯之日殊古制  
法縱之以寬若非生成志人君子其學道慕賢者莫  
不從而肆欲以由之所以謹法如古犯者律如條章  
然雖如是其作聰明之徒及愚蠢之輩終莫可禁此  
令諭之不明耶抑實有司所舉之不當耶適者中原  
江西各布政司皆以貞士至朝已有日矣朕不暇親  
問特敕問之彼貞士人皆庶民歲受官役朝廷得失  
有司利病莫不周知若既知朝廷得失有司利病朕  
授爾以官當匡朕之失去有司之病則彼爲官非賢  
者誰諸貞士聽之永其志而職焉爲朕福民乃受命  
之利也

諭戀闕臣僚敕

朕聞古之爲士者志在匡君濟民立身揚名崇父母  
彰祖宗必欲爲世之傑者也然亘古至於宋元若此  
者書載不多但見不才者衆其於忠孝者甚寡可見  
今古得人爲難若或得人爲易其識人尤難朕自開  
國以來九有之邑篤遵列聖之所稽罔敢更置其設  
官分職損益不同代代有之朕前數年間敕諸有司  
訪求民間俊秀入學教養以備將來其有司如敕連



年貢到民人子弟出入不常約計千人自洪武八年  
間朕觀年長者許出學權行歷事幼者考課作養至  
洪武十三年春丞相胡惟庸謀逆事覺朕親閱諸生  
命齋丹符出驗四方取勘事蹟至三月將終驗先歸  
者何如驗間內有多詐不誠者甚廣因是點選欲將  
俊秀聰敏者職於近侍年長者職於部臺及其點選  
之際人各以故來陳內有真故十去其六七有等無  
志之士非故而托故又一二而往朕靜坐忽思若是  
驀然興歎不覺出於丹衷自以謂空眼略無至志之  
士少頃衆中有數人身心戀闕意不忍行故歸告朕  
仍復原職侍朕左右嘗聞古有賢士忠不舍君意不  
欲離雖死不忘所以謂之忠也有等誤遭眚災君不  
能釋其忠臣之志也猶不嗟怨正所謂君子交絕不  
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者也古之佳貞之士有  
若是耶今朕千數人中得此數人非  
上天之將欲備輔嗣君者何因是有感夜卧不寐由  
去留而發焉特加賞勞以表繼嗣忠誠也

諭儀禮司序班等尚志敕

昔老聃職周朝專紀事歷年甚久所以量寬智大白  
乎目事之多驗是非之廣未幾周政不綱度關西遊



吾喜異之留著書五千言所言皆鑑人君諸侯之失  
言若書之後雖云西往實莫知所之言傳至今語奇  
句奧智哉設使老聃生於周盛之時君若信而用之  
其旱變稷契無乃與之並乎朕所以引老聃而言者  
云何爲方今爲士者無觀況之智無出羣之心故爲  
之言也且目前微職者居儀禮任行人或優游度日  
或涵湧從時暮歸而寢朝朝如之若有志者觀朝廷  
大宴羣然列坐上公者誰其涵湧奔趨而奉事者誰  
所以愚者頑然不知朕觀若是不能無憾也若此之  
輩賢能由何而出假使有志者奮志觀列坐者若是  
豈不自云登樓之道吾已得矣在誠心一往耳其道  
者官階十八吾居八級焉樓之道有級履最下焉不  
患不登樓患中級而旋今登級者不少中級而旋者  
甚廣朕忽述此爲無志者云耳若或發此志者於事  
弗能於心不公徒然有志化爲虛名今愚頑者多舍  
身而僞爲無舍身而爲國家何以見且舍身僞爲者  
心貪行狡命且不顧何有國家肌膚者耶歷代爲國  
家而爲民者皆舍身以從事無僞爲無家憂爲其衣  
食足揚父母身榮家貴耳以其舍身舍身之道非死  
之謂也惟在公而已晝夜恐事弗周慮身弗立憂君



未仁此其所以忘其身而慮君民者也。僉曰：即今微職者有人焉，朕不覺咲而謂曰：行人奉命而往所在，惟賄是從，序班之任朝錯，暮差互相頡頏，一班行尚常多謬，他事安能善耶？故未輕選待彼出羣用之，豈不善乎？

### 諭各處巡檢

朕設巡檢扼要道，驗關津，必士民之樂業，致商旅之無艱。然雖法古之良能，未經點督，今特差人詣所在，諭以巡防有道，譏察多方，有能堅守是職，鎮靖所司，役滿來朝，朕必嘉焉。故茲敕諭。

### 諭天下有司

前者姦臣亂法，事覺伏誅。初將以為中書御史臺朕用非人，是致上干五星，紊度下戾地氣，而節候乖常。既以明彰法律，掃除姦臣，想天下諸司有職掌者，必人各精審其事，與朕共治昇平安黔黎樂雍熙於市鄉。故於二月初一日發丹符出驗四方。今有司將連年秋夏稅糧課程，從實具陳，無隱以奏。日來聞不以文繁敕諭分明，必各各職掌者，以忠誠來聞，去逾月而使者歸，有司官間有發忠義之心者，即以排年總目來奏，以致歡動朕之衷情。其餘各各有司，皆以舞



文弄法窺探朝政不將自洪武初逾年諸色錢糧歲歲開收之數報來故犯憲章今再差人各抵所在務要縣不通州州不通府府不通布政司即將自洪武某年本郡入籍當年直至洪武十二年諸各項錢糧金銀疋帛盡數報來當該佐貳官首領官各一員吏一名與齋符者一同赴京面奏仍着落本邑鄉村者宿舉力士年當二十四五者二名前來克校尉若新官到任毋習前非如敕奉行

諭出使人員敕

敕爾出使既如所在毋狂賢養毋美惡人新官方任導以從實勿習前非若舊官在職務要督責分明若有虛詐買免從實回奏爾若凌辱新官者斬能察舊官非者驗有實跡而乃賞焉汝往欽哉

命禮部諭有司謹祭祀

上古君天下者設官分職各守方隅爵級五等公侯伯子男居之是五等雖有巨微皆稱曰國所以動止首以祀戎為先自秦漢以下官雖異古其祭禮則不殊邇來天下有司既無誠以奉該祀之神其餘人事又何懼焉蓋儒者在任不明於理或僉俗者居官亦不訪於賢是故事多非為不能長保富貴也若有志



者居官必訪於賢者乃知祀禮之大必敬勝怠則事業昌矣若或不能窮其所以則怠勝敬其不滅者鮮矣近者溧水縣官爲祀事缺鹿醢以牛醢代之被人所言禮部奏云凡祭品缺者曾許以他物代之今溧水有鹿可求而在官者不能用心御史按實各當其罪朕思人之在世也若不畏神人是不可教者也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與神耳豈可慢耶今天下有司凡四時祭祀之物若在典故境內所產及商人貨而有之者務備不許有缺若境內不產及商人無販賣者從缺毋代爾禮部通告諸司如敕

### 諭御史

朕設察院職英俊祿忠良以爲耳目之寄今御史設員旣多必定一員守院內則承號令發布於四方納四方之來文以達朕聽特分道十二專十二人掌之以知事之首尾凡欵奉鞠審事理與同本道諸御史詳問明白奏朕結絕若本道御史有差當自爲果斷毋得因循不決以招後愆

### 命應天府諭鍾山僧敕

且佛之爲教也善其大也溥被生死仲尼有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化不治而不亂可謂能人矣云何



大覺金仙又讚之以能仁以其不繩頑而頑化美善而善光其行苦而不苦其心素而弗素雖儔雪嶺之孤燈侶白晝之單影目星見性超出塵淪復有人天之說四十九秋其演也妙備載大藏未嘗有誣逋逃於廷致愆於水火者耶况昔禪祇樹千二百五十人從逋逃者未聞仲尼有云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今僧佃逃未審節用而致然耶抑愛人而有此耶若非此而有此則府謂僧云當自善來若論以如律恐傷佛性如教奉行

諭善世禪師叔的達救

禪師自西而來朝夕慕道務在濟人利物朕觀禪師之立志也努力甚堅其歲月之行也甚深故得諸方施供善者頂禮惡者歡心前者東達滄海而禮補陀旋錫錢塘而躡禪天目西游廬嶽中國之名山遂禪師之意已達復來京師駐錫鍾山之陽日禪巖穴禪師之所以玄中仰觀俯察志在神游八極惟神天昭鑒邇者朕建陵山前聞禪師欲徙禪他徃被無知者所惑乃曰非旨不前是致躊躇朕今敕禪師凡欲所向毋自猜疑當飛錫而進錫止而禪樂自然之天地快清淨之神魂豈不道成也哉



諭故真人張正常嗣子宇初敕

昔之能名名於海內始漢至今所以不泯者蓋爲禦  
災捍患之妙功達於君利及於民故有不泯者爲此  
也邇聞服制且終當正教中之首率徒以修符至一  
來朕當諭爾爾其不貳其心則上下格矣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七



